

學海類編

第十九冊



庚申十二月十五日據中隱堂鈔本校原書沈同非前輩所藏也沈特記

三楚新錄卷之一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羅亂所在豪
傑競起時殷方處卒伍之列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
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且命爲邵州刺史殷寬
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
以爭其位唯殷領士卒如故且素服爲何氏發喪識者
謂之知禮未幾眾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爲主初眾
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覩一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人黑色而貌甚雄偉手執大棒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
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
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眾果欣躍而奉之殷立
且使人閒道上表僖宗在蜀聞之甚悅據其表遣使朱
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
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
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爲之丹焉
自是四方攝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
來奔其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眾多將扼而

不納或有諫者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霸
之兆何爲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
光圖具陳南越可取之宜語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
聞其所陳甚善使其部將李勲將數萬眾擊南越未數
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勲勦李老虎也勇壯
絕倫每一餐費肉十數斤皆割爲大臠而啖之故時人
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
而走及勲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
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

學流類編
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
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
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高郁殷之謀臣也莊
宗將去其瓜牙故以是言離閒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
使人構其罪郁竟至棄市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
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閒知其來
遽謁之且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
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

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
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
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既而贈與數百縑維
翰大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
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
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
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
殿仍以沈香爲龍其數八各長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
趨捧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閒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坐

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來諸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時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至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氣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爲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覲官希範姪而無禮至於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

有容色者皆強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曰吾聞軒轅賦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大爲識者所笑先是旣殺高郁數觀形影將死郁又晝見時謂之冥報焉時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眾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皋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冢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長沙希廣聞之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
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眾僧念佛
以爲禳厭比及城陷念誦之聲不輟其爲愚昧皆此類
也尋爲希萼縊殺之且命捕李皋有擒而至者希萼責
之曰吾雖生於庶孽然托體於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
吾繼立耶皋無以對命壯士斲其肉而殺之先是皋問
術士陳承福曰吾壽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者以爲九
十乃倉卒而死焉既而希萼姪於酒色多爲不道小門
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逼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

妾閒坐而飲大爲眾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而作亂
擒希萼而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而追之約於
長沙南五十里地號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
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
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爲之除禍亂安
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刦而立之號衡山
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眾及一萬郡
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時吳命邊鎬將兵來
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言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入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加兵而來以鎬多藝且使詐爲僧以游長沙既至且弄鉞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竟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武陵酋豪王逵擁兵至竟宵遁焉先是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各八百餘人皆以侈靡放蕩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使張氏給之曰彼所以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如君昆仲之眾使

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於是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然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三楚新錄卷之二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畊鋤為業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浹旬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安撫無策故眾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眾心之怨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八千之眾行逢始預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於是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

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竟以單騎遁走於是遠據其地直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遠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目觀之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諸將處於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主疑其當之謀殺溫且遣使拜溫爲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仍密於巾中置毒及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遠舉兵襲長沙而據之卽其應也遠好功名嘗秣馬勵兵

以俟征戰時行逢已爲麾下將眾頗伏其才略遠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遠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腹心以圖之未幾遠自領兵侵南越畱行逢知畱後事而行逢因忽謂所說曰王公遠必不返然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遠方至桂陽果爲越兵所破遠僅以身免旣而死於路行逢竟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夫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步自署爲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瞻望風采邪行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
府且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陋然爲性剛烈雖行逢
已爲侯王而待之蔑知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
笑而對曰夫人爲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旣老且
醜雖欲往而公豈以曩時之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
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唯躬率婢僕以畊織
自給至於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欠行逢止之而不
從曰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己爲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
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爲務行逢患

之乃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
清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壻乞補吏
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
吾當爲汝置鋤犁數具汝能用之鋤種以養老幼亦是
美事何祿之求於是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英主
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將帥恐其不免多有謀
叛而行逢亦能預爲之備往往事未發而誅於是公府
凜然入之者若覆冰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爲王遠記
室每輕忽行逢行逢得志命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

縛景山投之於江謂曰汝嘗佐王逵今王逵已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其性好以滑稽輕薄爲事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使脅之命爲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重權欲其得眾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邨落塵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晏

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卻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斂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覩羣僧爭剝椶枝乃咏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之棄而謗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爲性迂僻皆類其形眾咸不悅之故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給

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已登
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
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古人
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無鑑乃貶爲易俗場官
須臾又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
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爲詩弔之曰
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副
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而
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於觀象而觀象性多嫉忌

奸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
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大爲作者所許觀象
聞之佯驚曰此漢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以此鄙之及
行逢病又托痼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
將校有兇很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
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
虎狼之口言訖奄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叛於衡州
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畱後
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表殊不介意且

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乃鼓伐飲酒如初於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在坐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與萬餘眾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

之其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於平亭津仍梟文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出一龍及明以告而文表大悅曰此天命我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頷是禍將作神出焉保權以文表已滅且命使止師不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於南地乎然我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其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顛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既至宋族封拜有差先是行逢頗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令毀折之約省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末年酷信釋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

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至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三楚新錄卷之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
 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為元
 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
 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拔為制勝
 軍使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
 南兵馬留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內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

三楚新錄卷之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前桂州修仁令周羽翀編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
 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為元
 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
 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拔為制勝
 軍使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
 南兵馬留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內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

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逮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糞之及土功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爲發掘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游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忻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之心若我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

且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讎敵相待邪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畱之及歸值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謂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之江南纔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往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逾年莊宗伐蜀季興
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
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
蜀破書至季興方食乃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
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
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媪秉燭開
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媪對曰妾適夢金
甲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果有君

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後
果然泊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
與吾相見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
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灌園鬻蔬爲別業
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劓倒跨黃牛往往直造廳
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
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室之後也唐末
避亂於江陵季興署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感
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

赴季興召方上馬無何郢曲相歐載仁怒甚命急於廚中取飯并豬肉令相歐者對餐之仍令軍將戒之曰如敢再犯必當於豬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徹皆出其手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閒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

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旣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星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旣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起非行陣自以累典戎事纔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游變爲仇讎光憲與延嗣年

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眾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眾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眾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憤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且以惠範本將家子欲使自募有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閒謔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復以從誨爲不知己至

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位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馬廖簡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先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季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冲曰兵尙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

實欲乘釁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自先王已訓練備矣
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
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
繼冲大懼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乘入
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
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謀遂
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荆南尙使磁器皆高其
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盃至大軍一臨舉族東
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終

涑水記聞卷第一

宋

司馬光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
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
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
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
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
甲辰將士皆環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謹譟突入驛中
太祖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

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眾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眾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劫市汝曹

今毋得劫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眾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不劫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太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

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

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吐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

學海類編
但欠世宗一死耳

鄭毅天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閒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閒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

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乃來家閒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

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於是眾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嘗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

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

天子廨舍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魏舜卿云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旣而嘆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

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

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
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
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
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尙急
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
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
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畱時節度使李懷忠乘
閒諫曰東京有汴梁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萬
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
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

右皆出石
介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
子入廟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
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搆臣父耳上曰
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
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

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幅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

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卽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

閻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甯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

數帀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勅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約爲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

掌之太宗卽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旣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

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閒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

學海類編
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
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
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
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
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
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
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
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
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
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
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
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
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

始平公云

太祖旣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
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

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
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
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
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
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
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寔吾之股肱牙
爪吾甯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
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甯
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旣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
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
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
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
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
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閒則走河東耳上

學海類編
怒命以鐵槌槌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鞶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爲籍記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

右皆出三朝

訓鑑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卽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憾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諄讓之羌懼卽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尙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壻也爲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答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爲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爲妾

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旣來則何如對曰旣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卽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爲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

爲取於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
惶恐折節爲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
世謂之滄州張氏 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其妻莫氏
并二子畱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
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
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年
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
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爲具

奏詔特爵爲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爲奏官

張公錫云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
擢爲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
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眾莫敢動上聞益壯之

詔褒稱焉

出聖政錄

王明爲鄢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
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
明爲鄢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
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

學海類編
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元坐於府門問其故德元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

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元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元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勅已出韓王復懷之

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邪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畱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爲後患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卽位常話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由

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疑為陶穀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

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眾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第一終

涑水記聞卷第二

宋 司馬光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於富平人志必

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
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向州巡檢侯舍人告急
舍人素有威名率眾伏於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
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
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刦掠所得
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眾弩俱發賊
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
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
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

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
擒我耶我又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
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
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慙
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
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
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
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

楊譚見手先教鑠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鑠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尙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

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乃詔昌言行所至卽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眞宗卽位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旣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

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意巖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叙爲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智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時有峩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畱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

知政事知鳳翔府

王原叔云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旣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箠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

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畱熟觀其獄詞耶畱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畱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遶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止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自幕職半歲中

學海類編
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公云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
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
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轉
運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
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
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需太宗
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
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
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畱廷
中不去上旣入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
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
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
耶尙畱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
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
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

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

王居日云

曹侍中將薨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

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眾言李超瑋卽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

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虜鳴笳肅而遁瑋以
大軍征之虜眾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
西邊由是惛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
額呼之爲父云 全昭云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
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
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伯康云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素固未嘗妄斬人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

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
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

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

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
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閒道
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
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卽位將
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周室忠臣也不可
殺其後左遷爲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卽位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召之用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
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
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疏族也徙居
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爲秘閣
校理 黃希云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
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
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
誰左右以濟對上卽以授之

魏廷式爲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
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
陛下宸斷決之非爲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卽
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亮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
召官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嘆其美坦獨俯首不視
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
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
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

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爲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

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

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洲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禹偁爲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常曰當今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卦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

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院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鄉者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

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
陛下以爲何如準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
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卽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
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
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
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虜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
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直置于延

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然微卿
幾誤我事卽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
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

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
上所在眾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
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
以爲不可王乘閒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
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
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 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

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
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
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推官上
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

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

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
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
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
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
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鄂州軍事判官遷
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卽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
拜左拾遺太祖登極爲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
蜀之初通判深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

學海類編
之召爲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卽位屢遷至
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
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考校貢院及
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爲中書舍人
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
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
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
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
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

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

部尚書

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

林學士

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
氏骨鯁臣也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
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
虎子爲刺史以仁冀代爲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
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

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之開寶九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畱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欲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爲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爲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爲副俶辭又更除鄧州以仁冀爲鴻臚卿卒

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

子方云

孫河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聞其與趙中令爲仇曰彼元勲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

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以白上曰普身爲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
時爲西京畱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
中遂如京師捐於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尙幼稍長擒讎人生鬻
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
契丹用爲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
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
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敵也不
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

去城人開門請降

張文裕云

涑水記聞卷第二終

涑水記聞卷第三

宋

司馬光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
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
翰卒未至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
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
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

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膀子云勅差往江
南句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
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
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
爲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
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奴巫道
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

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

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閒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

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閒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

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

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真宗卽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爲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宜糾以舊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

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其自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讎仇世以爲知言祥符中眞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卽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日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爲舉人時張泌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旣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泌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亢而無悔泌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爲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効死於李煜之前喬旣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爲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考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平少倨

貴每入省泊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
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泊而死
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泊皆厚
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泊
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
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泊學術該富知識宏
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泊女
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爲笑後終出
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爲泊傳極言

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
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
毆其幞頭墜地趨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
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秦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
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
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
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
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遣

武德辛之嶺南訶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爲耳目切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

韓欽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

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之將乘撫其鞞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鞵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貴詢好潔衣服裛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

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尙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礪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

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也謂貌睢盱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爲眞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邪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敢望園中獅子乎眾大笑

借聲爲園外狼也

朝士上官闢嘗諫

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闢

借聲爲鼻

何能知下官口及爲參知政事日或

學海類編
謂曰公爲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勅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嚮若瓦參政齏粉久矣中立爲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緊方之未幾罷爲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於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爲奇異試不中皆以責罰爲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爲

宰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旣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爲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

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
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
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於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
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
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
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
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
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
勢得之乃聽考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

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
景仁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辭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
爲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
時人以是賢之

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
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
嫁娶者宗族競爲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
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賈昌朝陳執中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

貽永 參知政事 工部侍郎丁度 樞密副使 諫議大夫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 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

竦王貽 尚書 刑部晏殊 節度使 軍知永興軍程琳 資

政殿大學士 知并州鄭戩 端明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

圖閣王堯 翰林學士 王堯臣見上判官院孫平 資政

殿學士 侍郎西京畱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韓琦諫

畱守王舉正 翰林侍讀學士 判農寺楷知青州葉清

州梁適知鄭州王拱 龍圖閣學士 王堯臣宋 樞密直

辰提舉諸司宋祁 龍圖閣學士 王堯臣宋 樞密直

學士 知鎮州明鎬 知杭州蔣堂 知龍圖閣直學士 秦

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開封 御史中丞 高

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山況居憂 御史中丞 若

訥 尚書左丞 徐衍 杭州 給事中 高觀 州 諫議大夫 知廣

甯 知江 知制誥 楊偉 彭乘 趙槩 判流內銓 錢明逸 天

章閣待制 知處州張盈之 知杭州方偕 知渭州程戩

融 知蘇州滕宗諒 楊安國 陝西都轉 前兩府致仕 太

運使夏安期 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 前兩府致仕 傳

張士遜太子太師張耆太子太 前兩制致仕 侍郎 簡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 不差尺寸慶歷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

而起外閒謹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館時嘗與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待座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者曹邴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難

以久矣未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爲侍禁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爲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數竦爲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於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

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竝爲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爲之首其後夏竦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旣而中廢今上卽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四科多不應皆

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考校中者召諸閣下試論六首及中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卽爲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爲政議欲廢之吳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於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考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

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爲修從子城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時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乃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蹤跡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爲知制誥知除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

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秘閣下夜召入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眾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爲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

情卽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迺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刼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

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白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建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音更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

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十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

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竝侍上寢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內寺省都知閤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召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尙復何云卽載送別宮明日下詔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尚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梓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畱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爲遙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再益廣于今爲遷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詠

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己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涑水記聞卷第三終

涑水記聞卷第四

宋

司馬光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
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闐塞
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
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早倉中給軍糧軍
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
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
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秘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

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奸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

臣下所薦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眾以爲然
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
於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竝用二人
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
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
上之言自古聖帝卽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
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
不習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
太祖卽位之年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又問眞宗亦然

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
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
詔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傳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
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
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
鄉閭閒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
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
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人餘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

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閒萬事俱塵土畱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

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慙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楊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

學海類編 卷第四
四
超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
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
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
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
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
中可爲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
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
不止上乃命中使賚勅誥卽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
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

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
執中涕泣謝恩旣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
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旣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
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畱二人供
職旣奏上頷之退歸卽詔吏出劄子今襄甫且如舊
供職衍及得象旣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
曰曷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

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

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

學海類編 卷第四
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
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
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
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盥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
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
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
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
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旦

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卽以
鎗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必若此
能用吾言乃可眾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
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眾頗聽之
會朝廷遣知制誥田况齎詔諭之况遣人于城下遙
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
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逾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
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援之登
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

學海類編 卷之七
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
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
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
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
登城卽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於是信之爭
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
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閣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與張盥之不協在
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盥之首我當降願

賜盥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
軍中斬盥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
北遇之卽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
者爲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
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盥之落職知虢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旣而去
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
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
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

學海類編
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卽時
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
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
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
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尸出爲之治喪事
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
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
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
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
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
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畏猛犬遠
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
雖巍然衣冠類君子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王景曰權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
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監大售真廟以降緩
刑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爲選人始
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

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
宮中鹽善耳外閒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
土鹽不可食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
縣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
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
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
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
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爲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寇

之路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爲水則乃言可
以限絕北胡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
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閒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密
相比以朝廷有澶淵之役胡自梁門遂城之閒積薪
土爲甬道而來曾不畱行又况冰凍及自西山或不
合處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
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
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

醉而殺之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爲
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爲
國家行不信於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
數爲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
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
至兩制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
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
幸國子監詔奭說尙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

讀詳明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耶因
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
講賜紫章服

眞宗卽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
爲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
圖待制會眞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眞宗
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
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
詔知兗州上卽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

學海類編 卷第四
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爽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鑑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爽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畱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

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尙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尙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鞦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耕籍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

宣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采精力因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享獻神飲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

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奭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爲侍讀學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尙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秘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

學海類編
中丞不預王時爲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
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於
兗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讌日以其家所賜酒充
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
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
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砦都轄許懷德卻之
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洵懼請濟師十二月初
甲五千來畱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

言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
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奩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
取金明砦奩甲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
寇奄至士叛俘奩聘入延延兵合三千雍失據十九
日寇及城下先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劉平至自華沼
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
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裨
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警進必敗請先止此偵
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

學海類編
卷第四
世
史
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督平進且曰
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眾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數指
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
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
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
軍遂敗寇圍而薙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日呼元孫以
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
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三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
至鄜州奏平率眾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

聞乃斲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計用章自副李
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
延安鄜康伯垂涕守勤皆吐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
雍使先之遂奉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
安州

又曰九月寇屯 寺聲入寇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
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
三萬從行畱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
曹瑛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

懷敏未應知和請暨瑛先進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齒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爲寇所窘束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有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眾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眾從之寇躡

其後爲方陣而行及葺上寇分爲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爲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殉虜以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遷待制知虢州

西鄙用兵許公

呂夷簡

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

彥博爲相

龐公

籍

爲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

事在朔記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亡術

溫成葬多過制度翰林學士頓置七員

措置顛

涑水記聞卷第四終

涑水記聞卷第五

宋

司馬光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由是夷簡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
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諡還過
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遜
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
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
楊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
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尚氏嘗于上前有侵后

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
頸上大怒閣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
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
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
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藉藉頗有聞
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
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
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

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卽爲勅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勅尋至遣押出城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閣文應所譖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

學海類編
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
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
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自
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
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
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
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爲實無
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

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
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
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
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此陛下
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
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
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拽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浪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
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爲謨甯令共掌軍國之政

而剛浪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銀龜曰向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旺榮以聞于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摩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

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閒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

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
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
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
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
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
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浪凌等遣公書來言和親之
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爲還書草稱剛浪
凌等爲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
臣已爲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其胡中官謨

甯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凌
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而稱以款公不復奏卽日答
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
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邦泥定
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勛至京師朝廷復
遣趙良佐張安奭等復往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
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爲夏國王
先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凌恐其廢立會元
昊妻拽利氏子甯令娶剛浪凌女爲妻剛浪凌謀于

成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訟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正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謹守法度吏耳移環州法別于古上彥遠書除天興尉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

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脰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旣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

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况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旣以赦若訥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
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
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
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
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况有功乎
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
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
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
爲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

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
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
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於
是以青爲獲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
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
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
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
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己塗轍
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

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旣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蜀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

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甯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充壯必未

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違豫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于天及旦霽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

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吐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得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

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鑲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賜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喜聞上語卽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讖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

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俸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卜躬不甯欲畱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於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畱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閒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甯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

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
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
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
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乃召殿前都指揮使
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
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
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爲然彥
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
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
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畱守賈
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
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
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
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
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
之不以示同列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語曰
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畱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寢清甯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兩醮

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宮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時眞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

學海類編
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卽帝位復召入宮

劉貢父曰真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爲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者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

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山棚大宴又財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駉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駉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爲相

袁默云

學海類編 卷之五
錢資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敢爲也深歎服之 富公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不因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

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勅與廢紙同束屋梁閒 滕元發云

涑水記聞卷第五終

涑水記聞卷第六

宋

司馬光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其同官以拯

學海類編
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作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卽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卽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聶之美云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疏才識無以逾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

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決擿言放陰事數

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嘗

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邠土妖狐窟穴空公

云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

之笑曰何事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魏舜卿

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忤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

則句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

官至尚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為修

宮使時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

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通

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

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

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

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聞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

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子自上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

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臂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

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使言狀
萊公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聞
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
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勅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
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
蜀劉氏置朕于宮中眾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

曰果如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
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
工部尙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
初復以工部侍郎入相

陸子履云

宮美以鍛銀爲業納鄰倡婦劉氏爲妻善播鼗旣而家
貧復售之張耆時爲襄王宮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宮
大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固令王斥去
王不得已置于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于
外徐使人請于秦國夫人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得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史參
爲開封府通判引宮給事三宮及王卽帝位劉氏爲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爲弟改姓劉云道樂久與張耆俱爲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

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旣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

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踏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

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包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

屬文

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

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旣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 眞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眾至今基址尙存謂之麻氏寨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畱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旣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爲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

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

麻氏由是遂衰

孟翱云

眞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錫云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眞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

學海類編
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
亦有云得來惟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
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
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
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
恤民而黃巢因于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
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
中使慰諭馬奭子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能
以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冠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畱
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
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
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
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禦
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
日之勢鑿輿回軫一步則萬眾雲集楚蜀可得至耶
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
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

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虜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瓊以所執搥筆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眾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

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

學淵類編 卷六
之數承閒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
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爲虜所勝非爲陛下萬全計也
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虜眾悖逆侵逼畿甸準爲
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爲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
上由是寢疏之

玉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
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
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
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

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閒曰準性剛褊
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
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直省吏今尙存
親爲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
人爲侍省都知 右皆藍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
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
遠小處知州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

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鬩更相
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
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
復省也 元震及李子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爲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
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
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
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
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

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
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
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反奏入未嘗不獲可同
列雖疾之莫能閒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
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
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
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眾言告旦
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
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

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

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

服旦之識度

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旦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分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傅欽

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

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而止

陳恕爲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糧大數以聞恕諾而

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安可遽違先帝之命

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勲爲使相赴陳州
本鎮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

楊樂道云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

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呼萬歲

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
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卽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郭贄辭訴不

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
拜而復畱不行者上曰朕初卽位命贄爲大藩而不
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甯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畱意
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
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
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
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
因賜詔書褒嘉焉

學海類編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使真宗曰正刺使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庀求尙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庀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

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種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眾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米三

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齎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疋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卽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

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甯對
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

應命 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 真宗后 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

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

詔上為之止 李貴云

涑水記聞卷第六終

程